

衛輝府志

0010079  
134  
卷: 22

藝文

記三

明王教遊彌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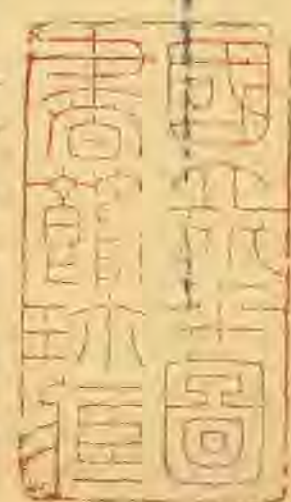
由安樂窩東北行以陟以降以歷東巖之絕頂緣崖冒雨  
 清興逼人同遊三子則亦吟詠欲放之以登辭凡古跡皆訪  
 求也乃復轉而南轍約不百武以得彌臺焉登之見石刻  
 為空同記文者已與仆碑俱折為三數段矣總幾何時頽  
 至於此而况自今以往孰保其物各有主鬼神阿護哉考  
 蘇子序言則知登之居若土窟於今所記三仙洞者或其  
 衡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百八六

遺篇也決非此山之峻絕崎嶇四曠不毛無田園水泉足  
 資日用之未可居者升其堂視其遺像卽其人論其世設  
 處其地代其對不能不嘆乎處世非易人生之有不辰也  
 夫士行如登豈不宜縉紳京朝宣力藩屏以獲大用夫切  
 學乃以隱耀沉輝竟止於善嘯焉貽名君子所以觀世變  
 矣夫嘯雖一藝猶從容自肆也昔人之結木巢穴塞戶竇  
 伏資身賣卜傭工灌園甚至為卒市門毀形易面欲一嘯  
 亦鮮能何哉未得從容肆體也是豈不幾炳先物登  
 待以追往哲之遺風惜皆一介一隅焉而已索諸聖廟  
 未有循皆不可以訓徒過為自余亦同嘯於吾而存



云其嘯也歌舒忿懣也登之嘯無乃有所舒耶繹其話言  
祇欲避世道無古今世焉可避潔身亂倫士非獲已馭世  
者至使賢者避世嘯傲甘心結綬彈冠誰以相慶故曰可以  
觀世變矣

朔郭庭梧河防記

嘗謂議河者貴相時以靖治審勢以宜民蓋時有古今因  
而相之則不拂理以儆治勢有輕重從而審之則不執已  
以病民故治無巨細及民爲惠惠無恆施遂爲民澤易曰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之謂也維我明朝統一區宇成祖  
建都燕京漕會通之河輸東南之賦法甚巨也向因一洪梗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二

四百三十一

溢取濟黃流亦天啟其會者然慮者又謂丹沁同歸則潰  
溢不免於是右導沁入衛以殺河勢之議按衛古御河發  
源蘇門山峯壑羅布每伏秋水泛滄民居禾歲苦久之議  
下之日河北之民益恟恟然若不適有居者乃以白之郡  
伯王公公曰咨哉是予之責也古稱民之昏墊適然之數  
也是安忍於導之乎孟子曰禹以四海爲壑言水莫大於  
海以其能翁受也今慮黃河之溢而導沁流於衛河縱濶  
其東隘而廣狹淺深相去迥甚欲其能翁受而不橫溢也  
得乎善治水者當以水治水猶人之一身手病則療其手  
若以之而移於是謂非身之病可乎今病黃河之梗漸乃

卽引沁而之衛焉恐未必能減於大河之流也濟州德魯  
鬻不時且將重衛河之運而病之矣是手且未瘳又因而  
病其足也尙何利哉矧瀕河之民歷懷衛而下逮大名德  
州正抵天津計關三省非渺小也夫寃精不化則甘澍不  
降人有抑情則天有戾氣是可不深長思哉公遂毅然力  
白於當事者中間酌時勢具是非陳利害其詳已見之改  
河公移中茲不贅以故當事者可之遂寢其事民乃安業  
因徵記於庭梧梧曰體國恤民公之盛心也議成而遂寢  
之見當事諸公之心一而已矣以此及於民則爲大惠垂  
於後則爲永澤心相感口相誦者固昭昭也胡用記之咸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五四一

曰此議出來者久恐後之勦是說者復惑當事以禍斯民  
也是議也微郡公力主則吾民其魚矣是豈可以無記哉  
嗚呼公由名御史擢守斯郡其昔所建白皆彰著朝端海  
內炳炳可觀不獨此改河一事然也若他清操善政造福  
斯民者又備見之當事者各薦剡中茲亦不著惟著其用  
以議河者云王公名天爵別號古庵徽之歙縣人萬歷元年四月  
明吳達可重修康節先生祠記  
康節先生高風懿範余昔欽之擊壤遺編晨夕展玩不置  
也庚子秋季余以督鹺之命巡歷中原輝邑古其城郭外  
七里許山名百泉爲先生當年不爐不扇不就枕之所也

公冠於夜百泉山是也公事竣鹽道太原陳君巡道雲  
間殷君遂余往是日天朗氣清步步山界雲峯環繞泉源  
四出余乃先入自泉書院亭堂煥然翠竹儵然不殊南土  
風味茶罷余與陳殷二君謁衛源祠登山麓拜康節先生  
祠祠左右孫隱君登嘯臺越峯嶺諦視之先生祠宇湫隘  
碑石傾頽雖其繩樞甕牖夙心乎吾輩觀風茲士先賢遺  
跡風化具瞻胡可任其隳廢而不加葺耶因語遂道共新  
之殷君唯唯武城先生之學內聖外王之學也內聖外王  
非以尼父爲準約乎尼父生於周末轍跡纍纍動至絕糧  
伐木猶不忍天下之無邦而遜世爲高有宋神宗一統全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四

四百五十五

盛大非春秋一國之比其君毅然興理猶有復古堯舜之  
思焉先生堅臥不出何與且尼父身處三家強盛之會維  
魯存周共事何人不得已尚欲借公山佛肸之力以行其  
東周之志先生生平執友如司馬君實呂獻可范景仁程  
伯醇輩皆一代人豪也諸君子翩翩津位屢以書招竟不  
起又何以故若云天津有感燭破亂機吉凶理亂之數尼  
父豈不潛通之而栖栖依依寧蹈不可而爲之請先生何  
忍於斯世斯民而斲其身不爲天下用耶說者又謂陳希夷  
之學有二派一派傳之周濂溪爲聖學員詮濂溪周旋一  
路所至務於洗冤澤物卽以其身入瘴厲之鄉非可也一

派傳之种放穆修李之才以及於先生爲仙宗秘錄吞吐  
烟霧吟弄風月物外高曠之隱君子而已余細繹之則不  
然聖賢之學潛見隱顯不必於同名各求此心之真是而已  
藉以伯夷爲聖則伊尹柳下惠非耶籍以伊尹柳下惠爲聖則  
伯夷非耶昔賢以金喻聖金色同斤兩異之說最可旨味  
此伊尹夷惠均與時中之聖並傳也先生學於百泉堅苦  
刻勵皇王帝霸之畧陰陽升降之機蘊藉深觀變熟矣感  
嘆時事林麓隱身終宋之世諸君子殫力維持卒與宗社  
無補蜀黨洛黨朔黨之議且紛紛焉先生鵬翔鳳舉超然  
聲華世味之外涵咏性靈觸處自得可不謂高識遠猷哉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五

四百二

且也居已於隱而遺書所著不曰賢者所當盡力則曰寬  
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又豈效沮溺丈人者流恣然天下國  
家惟躬耕力穡之是圖耶余拜先生之像原先生之心因據發  
圖衷期與字內同志者共証之爰命輝令勒石以記先生靈在茲  
山其以予言爲然耶否耶時萬歷庚子歲秋季念又五日  
也

明趙復彥創改新河記

輝故有百泉卽邯風泉水在治乾隅實毓龍脉汪洋澎湃  
直走而南流水無情與民無涉先正霍菽兩公相其地勢  
疊建五閘以滋杭稻此於畎畝則得矣然龍飛砂走無

包羅含蓄之益又與縣治無涉先令如金谿聶公江夏段公鄉達如廩延家宰李公邑人夏部王公相其地勢僉欲改濬環治以補風脉之偏無奈道旁築舍祇托空言嗟夫非舂鍾之難舉則亦存肩之難遊也邑侯海虞陳公以丁未來牧茲土不期月龐洪之澤已濶九里卽欲動大衆尚未可與莫始再逾年刑清政簡予民以暇日家豐戶美寬民以餘力是可以與不得已之役矣會屯臺使者前後左公張公水利正職掌按部皆親歷其處擘畫得宜檄下決幾舉事無再緩侯慨然曰天與輝人以靈秀而人自棄之可惜也人望有司以率作而乃自以委之可悼也濬河均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六

四百五五

利環渠補偏夫非令之急務哉西北之水以均之東南惠至溥也無損於農業而有裨於士民利至大也稍勞於一時而永逸於後世澤至長也於是彙鄉紳王君一龍茂才郭君可久詢謀僉同履畝相勢上自張家橋開濬經治南逶迤而東至巽地旋折而西南入胡家橋故道上下連延約三里許廣二丈深亦如之計其土方若干畝各償其值實其租卜吉興造而工程頗浩役衆頗夥侯方蒿目憂之而子來之役殆不約而輻輳也出之紳衿士民之義施者什之五出之訟獄之輸力免杖者什之三而侯之出俸金以招募飢民之以力易食者亦什之二不三閱月滔滔東

逝絡繹廻環非洋洋一大觀哉以滋耳斗則河潤也以受  
行潦則尾閭也以禦寇盜則金湯也以壯形勢則帶礪也  
以毓靈秀則來龍也以故挽外洩之氣添文峯之秀一時  
科第蟬聯人文鵲起文科如王遵道呂休連鏗雲路武科  
如郭蕃實破天荒選元如曹鑑輝人也固也至如郡庠楊  
彪新庠李化秀亦輝人也歲薦如郭雍穆亦輝人也固也  
至如郡庠馬務實汲庠張守義亦輝人也異哉彈丸之地  
而文風炳蔚師濟蹠蹠不發於往時而驟發於今日非河  
之異而奚異哉轉睫於甲子科名又未可量也不寧惟是  
侯勤政五年凡有用之水無不挑濬委官給谷責其成功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七

四百二九

如晉祠卓水鄧家寨焦泉峪河等各長廣丈尺不同而濬  
澤之溥惠則亦侯之功當與隨刊平成者媲美隆矣嗣美政者  
械林王侯以時障決而新渠之澤可保不涸噫嘻濬澤者  
陳宏澤者王後先濟美流澤萬世輝民何以得此於兩侯  
哉是役肇於庚申之冬竣於明年之春而記於天啟之第  
三年陳侯諱必謙號益吾姑蘇之常熟人癸丑進士今擢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侯諱廷諫號蓮井關中之華陽人台  
衡之擢將未艾也

明賈繼春潘公嗣衮區畫驛遞記

嘗論令于民最親拊循其疾苦而祛除其困頓者惟令最



悉故善理邑者必按其受病之處急疏其血脈以徐培其元氣血脈者何驛遞是已受病者何驛遞之重困是已存恤而摩畫之非賢令弗任也新邑當八省孔道輪蹄如織供億視他邑不啻數倍走遞之馬則僉派民間肉盡皮枯嘆無如何矣且豪者力距黠者詭逃益累益窘甚至僉一馬則破一家家破而僉派者自若百口呼籲不能釋也其給糶空文則直付之故紙積弊深痛至今日而極君黻潘公下車輒留心民隱加意時艱所悉心而首爲調停者惟此應付則以驗勘爲節裁不憑撥取於誦役逋竄則以官募代承應盡杜偏累之奸氓應給之貲卽抵其應輸之賦一籌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八

四百五五

書而民已稱便矣已而力爲申請力爲擔當舉數十年僉派之苦改而任之於官置馬匹建廐舍簡執事之人募飼養之役一切與民無預焉是舉也公嘔盡心血不遑七箸髮且種種也而吾儕小人乃一旦出湯火而濯清冷矣豈世之塗民耳目借口興除以苟且了局者哉大中丞馮公面加嘆服高置薦剡而臺察司道暨本府諸公祖無不擊節稱賢者其實心實政有以允孚于上下也方今海內騷騷所在民窮財盡倘公此舉天下皆倣而行之庶其有瘳乎公今以內艱去吾儕小人攀轅莫得用記貞珉以永其思垂其範云公諱嗣夢南直之淮安人應泰昌登極選士

版四年四月

馬車墾新創學官記

輝縣在衛輝府之西地形高阜泉源觀深爲獨馳之勝概也宏治戊申改元之春余始蒞焉因嘆曰卓哉蘇門之音真可爲宋之李邵元之姚詩諸賢講道之地哉越三日詣學則又見門巷庠阨闐雜揉生徒之就業者蓋鮮乎其有造也余又嘆曰古今人之不相及果若是哉縣城西苑百泉之左今浙中提學副使廣安吳原明成化間掘百泉書院萃列羣士講肄余踵行之歲試士懷鄴諸路必至類而甯慰書院也再過學舍心殊惻然越歲河南左叅政葉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九

四百二十六

容王公民望前守衛輝雅重學校余至衛言及辭未畢而公毅然肯爲因白於巡撫河南都御史海虞徐公檄行知臨邑李琮庀材鳩工以錢計之出公府凡六千募部民凡三百千有奇易市廛地東西廣十丈許鑿石於山爲柱爲礎伐木於林爲棟爲榱新立櫺星門三楹列兩廡十八楹齋號厨廡凡四十楹文廟講堂悉從舊制今年乙卯冬落成之日余過而視之丹雘官墻怡悅心目又嘆曰美哉學宮真可埒蘇門百泉之勝哉琮乃率諸生欲余言以記余曰孟夫子教吾與爾曰大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爾曷求之中夜平旦也乎環瑜顛倒

竄易爲聲利好惡之逞其吾義乎其吾禮乎若有一焉滄  
漬於中則荆楚吾路茅塞吾門矣必也充大乎陰陽五行  
之全體運行乎健順五常之恒性繫馬千馴取人一介截  
乎其取與也義何大乎禮義三百威儀三千充乎其上下  
也禮何尊乎昔之塞今之通欲之暗理之明同一機也爾  
多士出入於斯游息於斯尚其趨前哲之美以衍山川之  
秀氣爲國家之棟幹可也若徒炫耀目前之壯麗發揮道  
左之豐碑豈余之所望也哉琮筮仕始來約已愛民篤行  
教法積之以年風俗之厚人材之興可知其考最矣因記  
顯末以告後人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十

四十二

明車璽思賢亭記

輝爲共城古邑深孔道阻蘇門而源泉渾沸真幽僻佳境  
也晉孫登稽康輩亦嘗嘯歌放達其中至宋邵康節先生  
來從李之才講易今存安樂窩桃竹園故址然則康節學  
於輝也久矣元則姚雪齋先生許魯齋寶子聲諸公倡明  
理學許公至自河南寶公至自大名而雪齋家於輝中輝  
蓋代不乏賢也迨我皇明奄有四海大敷五教合天下而  
學校之教養之彝典大同而賢才穎出或不能皆同者何  
也如輝爲衛輝之一邑山川勝槩民物阜衍他邑不及至  
於才能何獨讓焉予曰不然也今之士子同樂聖化同出

彙典而或有不及者蓋未之思耳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執經抱史固曰思矣無乃求其迹與紆朱拖紫固曰思矣無乃慕於利與不若約之於不覩不聞之中以立其本審之於或利或義之介以達其用邵何人也內聖外王之道而幽明變化乃能繁契許何人也篤志力行之學而孝悌忠信乃其根本苟得於此亦將接足乎前人而藝之長短秩之高下誠不足騰口頰也然予非獨爲輝士言也亦非爲觀美也因檄知縣李琮縣丞趙景庠生盧瑤構亭於書院以勗多士而名曰思賢者則予意也

明焦芳張公雅詞記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十一

四百二十六

宏治二年河決原武北過汴城奪沁達徐不能止放溢肆出壞官亭民舍沿河郡邑胥怨其害而封邱尤慘當道有遷城之議旣而決金龍口壞黃陵岡下突安平運河趨海之勢益急六年上命大臣修治績未底成復簡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華容劉公治之公行河至歸德時僉憲張君用和分司其地公召而問曰河勢旣北塞之否乎用和曰不塞則無運河無窮之害隨之公曰河水勁捍能塞否乎用和曰此時可塞過此則不能矣公曰或欲引江淮之舟入徐口抵于家店陸運至衛以達潞河可乎用和曰陸運勞民且不能久公曰何謂曰兩河勢敵若可行矣異時決

河既通故道必塞徐口絕流不能行也公曰塞而無以  
若之何用和指其地曰此地生靈爲張許耗盡百世之  
人無聞言是而已矣君子惟是之圖成敗非所計也公羊  
之至中都封章薦用和爲布政司參議巡按御史豐城塗  
公聞而是之亦封章繼上用和遂進秩參議專領修河七  
年春正月公駐黃陵岡疏賈魯河導水出糧盡口還河及  
塞決河斷水東注僉議塞口當下百步以避河暴用和曰  
水既下不能回矣不如塞口便公兩可之因分上下二埽  
濶八丈夫萬名用和領之下埽濶十六丈夫七萬名參政  
朱君廷璧都指揮王君果領之夏四月六日上埽先合下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百五十六

埽亦合水入賈魯河至糧盡口爲大河所厄逆流輒湧二  
埽悉棄未幾安平運河亦決漕輓不到天子憂之又命大  
監關西李公平江伯合肥陳公督治三公同心協謀相與  
議曰黃陵岡爲安平上源金龍口又黃陵岡潰決之處金  
龍口不塞黃陵岡卒難收功僉以金龍口切邇洪流難之  
用和曰拔本塞源古人確論縱不成功亦足以節奔衝之  
勢請分萬夫往塞之三公壯其言復以都指揮劉君勝  
之用和酌水勢淺深擇地脉浮實分遣官夫於八年正月  
十一日興工萬手齊作日力不足繼之以火至二十一日  
決口塞排水還河以丈計者四百六十四黃陵岡塞決河

亦告成漕運通利民患永除又請於三公東起儀封小宋  
集西抵封邱丁家店築長堤二百餘里以制河流橫溢之  
勢封邱城郭民田皆在隄防之內實一時之奇功也三公  
還朝奏功用和進秩憲副復降璽書付以保固河防重託  
且有才識優長之褒用和奉職魏就建行祠于金龍口之  
涯分處官夫於長堤之上爲固守之計尤慮水出于家店  
西爲封邱之害復自陽武口起築堤九十餘里東接于家  
店堤通加幫修濶十餘丈夾堤雜植柳榆各數行日夜經  
營六年於茲隄防如山榆柳成林水無泛溢民保厥居用  
和之功其大矣巡撫大臣上其功於朝請有銀臺之擢而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百五十六

用和乃以母喪去位兩河之民如喪慈母號泣攀留而不  
可得封邱致仕王安等率耆老小民偕縣令王君告曰曩  
者張公未來河水橫溢吾邑城郭盡爲水澤官民幾爲魚  
鱉困苦萬狀邇來橫溢不能侵城郭不必遷化水澤爲沃  
壤易災害爲租庸安居粒食伊誰之功禮曰有功于民則  
祀之明府圖諸袁君忻然喜曰是吾志也于是相率官屬  
及好義之士各捐俸資召匠集材于行祠右方築土爲臺  
建祠於上前設門以通往來左右建轉廊以處守者以楹  
計之一十有六中肖公像時復瞻敬因題其祠曰利國保  
民云袁君以予有邵封之雅走書欲記予惟用和排墮

流利國保民功垂函夏固不可詆封邱之民立祠肖像以  
識不忘實天理之不泯者袁君乃能因民心而倡率之其  
亦不没人善者歟皆可書也用和名隴山東歷城人登成  
化己未進士數歷中外事功之著遺惠之多固不止此此  
特其大者耳世嘗謂民心至愚而神豈不然耶

明朱顯謨侯文光均地修城記

考城在桓文會盟時富強乎天下及秦置守宰世爲名邑  
頃歲黃河遷改豪黠併吞地畝不均民不聊生兼之杞人  
肆毒一地二糧甚爲考民害邑舊有土城矮薄歲久傾圮  
四門之上覆以土屋一櫺甚狹陋羣盜登城往往有劫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古

四十四

虛攘民之患嘉靖戊午春浮梁審侯以名舉子來尹是邑  
方下車軫念民瘼斷精政理一日登堂嘆曰爲治有體當急  
所先土地不均窮蹙日衆民何以堪城垣不治竊發日多  
民何以堪遂清刷邊界芟雜隱射履畝均則民無遺田二  
糧之害遂陳言司府抗稟兩院百折不返以求必申奉之  
糧歸杞縣地歸考城三十年之憾一朝而平民甚快之城  
之圯壤侯增築高廣築岩環列悉易以磚四門之臺藉砌  
丈餘臺之上監以層樓規制宏遠金碧熒煌國朝九十年  
所未見也其功始於戊午四月朔日成于己未九月望日  
是年初冬旣望予從鄉縉紳遊葵邱大觀樓邑之長貳咸

不焉憲副董公曰均平地畝安集黎元寧侯百世之惠也  
郡伯孫公曰百雉凌霄彩樓耀日寧侯百世之謀也主簿  
李進曰均地足民而內治修固城捍衆而外侮息寧侯之  
美斯備矣已而署教諭張鳳翼訓導焦時昭聶宗卿同聲  
曰美而弗記雖美弗傳乞公一言記之以垂寧侯之名予  
惟二公邦之偉人士夫之冠也頌揚若是士夫之清議可  
知矣主簿邑之副貳吏民之表也褒嘉若是吏民之公論  
舉可知矣是豈侯之有私於名而人有私於侯哉予聞侯  
之均地也奪富人之有以與貧富人不爭取強者之侵以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五 四百五十六  
還弱強者不怒大定之後闔境晏然貧弱者不知爲侯之  
所與侯亦不以爲功及城之修也役民而不怨費財而不  
傷下無文檄之請上無公帑之頒苛罰不行閭閻不擾安  
閑調度成功日見宜乎士夫吏民稱之無間也矧侯興學  
校闢道塗築堤防持廉介以勵官箴汰冗費以甦民困減  
子糶過徵之價以抑豪尉種種嘉政謳吟不絕此特記其  
大者耳雖然記也者紀也非徒紀事於既往實欲示法於  
將來夫先後不相及者時也異世同禱者心也今人欲慕  
前人後人亦欲慕今人數世之下安知無風力如侯者繼  
侯而作耶他日登斯樓也誦侯之記思侯之績曠世相



神交氣合於凡地之侵奪糧之飛詭必申明而釐正之城  
之傾圮樓之腐折必加築而增葺之則今日之功益垂不  
朽名亦永世無窮矣予敢因記侯之事而深有望於後之  
作邑者侯名文光字子謙別號漸齋領已酉科鄴薦江西  
浮梁人也

明郭從可修塊村堤記

按塊村堤在縣西北隅高八尺長二十里許自塊村營跨  
陳保而戒海王村辛庄等社相聯屬堤與輝邑接壤堤之  
下有河一帶通洩衛河濶三丈深尺許洪武間前令胡公  
南溟所築嘉靖間邑人方伯潘公鐸曾一修之輝邑地故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六

四百二五

高塊原庄諸社地勢低窪且當諸山之口纔一雨輒成巨  
浸歲不一收自有堤以止有河以洩則輝之水大都有所  
歸矣但歲久人玩堤河在輝地者多爲豪右所侵水無所  
洩一遇水溢卽盜決堤口况輝邑近多稻田春作藉衛水  
以灌溉秋收之後無復用水堤口不掩被水滲漏此地淤  
濕不能犁鋤及水涸則冰膠而麥不逮種矣坐是民半逃  
竄歲額攤諸見在一二殘喘之民比歲令新者間亦憫其  
弊思爲復築舊堤而兩邑君往往各自爲心近堤土民方  
且聚訟堤決愈久愈大而用力愈艱逡巡坐廢有年矣  
丁丑邑侯余公下車細詢地方利弊聞及于此爲之

然嘆曰夫民害孰大於今茲堤敗者耶堤不復吾誠不能  
晏然縣庭視他事也於是卽躬詣堤所相地高下度工難  
易且毅然卜日經始矣會郡伯暴公孟竒方念切民瘼輝  
令聶公良杞素稱卓犖敷政不膠故轍余公乃上其議于  
暴公暴公可之卽移檄輝而聶公遂慨然許協力旋號集  
諸夫使典史顧一鶴省察崔伯友趙光代壽官朱龍董其  
役不踰月而堤築如故夫郡邑之吏各受地而長之卽孰  
不急其所部民也乃仁人君子視天下有分土無分民利  
害勞逸之間要在各安其所宜居而已于勢之難者猶欲  
委曲調停而均平之蓋應利而不盡取不應害而不盡却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二

七

四百五六

者寧有之矣矧可不計所宜居者何如而槩欲損彼益此  
以市惠哉且天下勢利害鮮不相依也奈何數十年輝享  
上流之利而委其害於新新受下流之害而固未嘗割利  
于輝乎今茲堤築而河濬也是新才以却其害爲利耳固  
未始挹取諸輝所利也若輝不免見損于新者則豪右失  
其所故侵者哉乃兩邑協供役是亦比舍居者天雨各疏  
其渠要不以相加也故新與輝其利害勞逸所宜居而茲  
堤今昔興廢應否狀豈不章章較然哉顧數十年來堤與  
河口就涇廢者則舛於苟安惑於私恬兩邑各有當其咎  
者矣今一旦余公毅然圖之暴公爲斷於上而聶公與協

力辨異議焉吾于是而知仁人君子相參會而後天下  
功可成也斯不謂千載一時耶因詳記之以詔後人俾勿  
墮三公之緒萬歷七年孟秋

明馮上知鄧公學古祠記

吾邑楚慕梅鄧侯以左遷去位士民乃立祠生事之於是  
有記三代以下天下之勢在郡國郡國之權在守令故兩  
漢之朝循吏始貴漸及于今則愈貴孔子曰恭而敬可以  
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此則循吏所從  
來矣侯經術儒者耻與俗吏同爲政有精意而畧簿書性  
寡欲衣食蔬布如寒生開誠布公與衆同好惡坐堂皇無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六

四百三一

疾辭厲色或數日不答一人時過問鄉先生并參得失引  
名行諸弟子員常在便坐親飭厲爲殊更繇訟緩租羨暨  
常祿悉不有而郊南一帶荒原用以築廬舍買犢牛募民  
開墾其中此與昔人樹一榆百本蠶者同旨也人謂侯醇  
謹易與乎一監司行部檄若干金侯以文報曰籍無也監  
司怒手裂其文錢穀之期前守急如火侯緩之守械其胥  
隸纍纍錮之獄中而緩如故王宮是作隣郡丞來視工意  
有托扼候萬端卒弗應丞大恚而去入朝使者得殿最吏  
郡屬長令皆先期集遠郊侯謁使者而侯方徐徐爲寮丞  
作別筵日不以急廢義竟失謁而歸所不可奪者有如此

故三載之間得祓除其心神以專民隱止煩罷苛與之休  
息間閭遂無所事卽遭大役經費巨萬日食千餘人而邑  
中市肆貿易如常迄於罷役四境無譁有莫知其所以然  
者侯初嚴民民亦嚴侯少則近民民亦近侯末則忘民民  
亦忘侯焉馮子曰嗟乎自侯去而邑人然後知侯也往城  
無民村無吏而後或有民有吏矣官可爲民受罰甘敗而  
後必不受不甘矣嗟乎自侯去而邑人然後知侯也當侯  
在事里巷有謠云我稼我耕兮何與乃公兮斯有先王之  
遺意焉假令侯得終事或更如漢法久于任當益展厥風  
猷其視兩漢循吏何渠不若至其恂恂禮遜本之于誠又  
學古湘東之臨武人

明袁仕築護城堤記

封邱縣築堤一週以衛城郭蓋予受牧民之命下車蒞政  
之初障禦河患莫免當途議遷改城邑之役也始宏治二  
年河決原武吞汴沁河奔衝放溢壅溺之害浸及城邑六  
年夏大霖雨黃河滔天橫溢四出決大潭口由九家而東  
決韓家墳由荆隆口而下又決湯家口母寺口併流北注  
吾邑田野盡爲水潭城郭官民變盡蕩沒邑庠生黃霖以  
義倡衆築土障水俱以幸免巡撫河南副都御史姑蘇徐

公聞而憂之議遷城遠害用全民命藩臬諸司僉以  
移檄石叅政曹州王公來議遷城至則召邑中官胥父老  
諭以遷改事宜又詢及邑北城名小城高阜可遷躬相原  
隰經畫區處規治苑然作圖貼說用復遷議當途者又以  
勞費既舉會計攸先區處間適歲七年十月初九日予始  
知邑事值茲災害不遑寧處勞瘁於躬憂形於色竊以民  
已疲矣容敢復勞財已竭矣容敢復費且安土重遷自古  
爲然夙夜圖謀爰咨于衆金龍口堤可與漕河共圖周城  
之堤衛民亦宜急築其爲勞也小其爲費也省其被害也  
速持此事宜冒昧爲當途者言之遷城之議姑置之矣八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辛

四百五十六

年春正月初八日藩司少叅濟南張公應漕檄公治上源  
督兵民萬人塞口予獲從事戮力其間且災變已極人力  
用盡天意方回旬日之間决口畢塞河溢之害于是少息  
邑之田野盡獲耕藝是年夏大熟城郭官亭民舍亦存其  
半築堤之役毋容緩也予集邑之衆用與圖曰築遷爲役  
出此入彼勞費殆相什百千萬焉民咸利之歡聲雷動畚  
鍤雲集環城築之三旬而週以步計二千有奇厚以尺計  
三十有五高與厚計實相稱之僅足防害以農奪役九  
春正月復請於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盱眙陳公以二工  
人繼築選舉邑判簿所源場君昭醫學訓科邑人王朝

分領督之於三旬之內高厚兼倍築役既畢責以夾堤內  
外雜植桃柳萬計俱有成效城郭官民可保無虞遷改之  
議息矣邑丞古完李君麒麟劉君景判簿臨邑張君彪  
同寅協恭同佐邑政詢及事始偕相謂予曰際此害可保  
全厥土事工在時信不可誣執事志周爲民不求聞知苟  
無一言爲記以告後之繼者則後先何以相望欲其事工  
常存而不壞庸可待乎予竊讀君之誼爲爲民之舉故不  
嫌於僭用記厥始并識歲月云且繫之以詩曰河源西域  
邈莫能遡奔趨萬里入於中國衆流會流厥勢乃大自古  
及今咸以爲害徙則障之決則築之經之營之人其圖之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百三十三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苞桑之戒永爲龜鑒厚我元元培植  
本根庶幾有濟實予之心

明李戴重修蓮塘書院記

邑庠東北隅一塘方廣盈畝所從來遠矣昔舅氏仁山高  
公植蓮其中環以桃柳雜以蔬卉區其門曰尋樂處因題  
心田會所爲蓮塘書院每文會暇羣少長十餘羣息焉遊  
焉觸於斯咏於斯飯且茹於斯春風沂水之樂不啻過也  
未幾成進士者二人予幸廁焉恩而選暨歲登薦者四吾  
延每竒斯會必歸之地靈誠一時勝槩也予嘗宦遊分社  
舅氏且無祿矣潦水崩漏忤眾其中花木蕩然鞠爲蕪菲

予每過家惻焉動情蓋卽昔人之涓陽也因請得其地而  
復之濬塘酌水仍植以蓮誅茆爲亭列楹爲垣左貯圖書  
以應東壁雖草創未完已浸浸然還舊觀矣因邀二三舊  
友共落成焉諸友相與周覽且喜且悲而向予言曰此地  
荒蕪將二三十年矣公不忘發身之所毅然新之使我輩  
當年不加淬勵徒爲慢遊安能爲此地重使此地不得公  
版築巨費其誰任之亦無由爲吾輩重是以知人因地傑  
地因人靈蓋交相爲重也仁山公有靈亦必含笑九原矣  
予復嘆曰予之復塘卽予舅氏仁山公之心也安得後生  
英俊敬業樂羣亦如吾輩之在當時則此地將益重藉令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日二七

燕僻廢學恣嬉遊以羞山靈豈予復修意哉因重爲申之  
曰梁公之門桃李成蹊壁疆之園丹藥披離孰與吾塘清  
且漣漪植之芙蓉以方上池華辭妖豔根謝泥繙外直中  
通香遠益微豈曰微物無非至理眞樂在人玩物喪已濬  
彼心源常如止水尚慎旃哉無愧君子

明李戴創建尊經閣記

廩延故中州文獻地其學宮文風自昔稱盛萬歷改元後  
甲第稍乏堪輿家謂後無主山宜起一樓閣應之擬在  
倫堂後顧其地舊爲講堂廣文借以爲居不可易矣一  
偶遭回祿盡成灰燼僉曰天有意斯文故火文明之象也

以舊而更新之其此時乎遂議起講堂爲尊經閣上貯典  
籍下祀文昌以其神主文事也易文昌祠地爲學官宅一  
時縣學捐俸倡首而縉紳士民爭輸貲助工予弟堦同焦  
子思忠申子如墳三孝廉任其事未就緒而赴南宮因請  
太原二守周公評獨任之邑侯楚南鄭公和乾殫力拮据  
以補不足丁酉畿南劉公元會命役督成之氣象壯麗規  
模顯敞視昔煥然改觀諸師生請予觀其盛因命爲記予  
自歸制以來見督學公造士者再矣次第入黌序者幾六  
十人應試者二十匹人蓋彬彬盛矣自是奏牘公車策名  
天府者可預卜其無次也得非山靈應耶昔人有言地靈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誌三

三

四百五六

人傑重在地也又有曰人傑地靈重在人也人非地不鍾  
地非人不顯二者相待而交相應也吾延學宮一新高閣  
鼎建卽郊關樓櫓凡關一邑風氣者靡不慙飭所爲地靈  
計亦云備矣一時多士儀度雍雍文章郁郁詎非人傑予  
何言哉予惟國家重庠序蓋儲眞才以輔世非徒以文物  
美觀也而士子受朝廷作養亦欲幼學壯行建名世業非  
徒以虛名獵貴顯也不觀南山之阿乎萬木叢生森森蔽  
日人望之以爲盡材矣匠氏操斧斤而是斲是慶曾無當  
棟梁榱桷之用者矣取於繁茂爲不其爲山靈蓋乎予  
叢爾之區往時典籍不備師生昕夕所教學者制舉



其不能廣焉見而拓胸襟無怪也今建此閣購四方百家  
言而貯之諸士子日登覽其上更相參考則聖賢心印一  
目了然不煩客作借書而內聖外王之矩矱可尋矣雖然  
聖賢之言聖賢之心也吾人之心與聖賢之心一也不求  
吾心之聖賢而徒事口耳日役役于糟粕將枝葉盛而本  
根撥縱技擅雕龍文成月露亦不過炫美一時耳豈聖天  
子作養真行意耶吾黨諸俊傑得兩河之間氣已具上達  
之資矣其尙求諸吾心以立作聖之基參諸經史以爲養  
心之助則居而明道可以窺聖賢之堂與出而用世可以  
作朝廷之棟梁澤究寰宇名勒旂常使人日之曰此中州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百二五

所作養士也此棗嶺所產之真材也將地靈因之愈顯而  
是閣千萬年益可重矣因爲之頌頌曰巍巍高閣尊彼聖  
經宮墻堂奧環列翠屏燦燦七曲爲章於天翊我文明仰  
止先賢窮經伊何曰博曰約升堂入室豈曰糟粕希賢伊  
何曰文曰行如見羹墻由賢而聖譽髦斯士應彼文星落  
筆生彩吐詞爲經科第勲名今古爲烈於萬斯年地靈人  
傑

明馮琦延津縣創修新城記

夫王公設險必城郭以爲固而平原受敵之地尤亟焉故  
春秋於城邑必書蓋其隘也顧桑土未豫不備不虞則

於經事以病民備而不能無擾擾而不能無怨又疑于虐  
心以病民當事之所以危而蒿目俛而掣肘者類如此益  
之象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則上者所以爲下而損者所  
以爲益也然而上有親民之分而勢難展者觀縣是也上  
不親民之心而勢易隔者撫按監司是也卽見有敝制一  
利關百年者姑舍是而秦越之誰爲哲而誰爲黔憐竄  
相襲曰暮冀釋負以去一旦有緩急周章錯愕與其民借  
斃耳是故成大事者與民樂成而不與民慮始有能持破  
的之見決盈庭之議盡必然之策興必不得已之役中丞  
直指使以民事先之而監司敬應監司先之而郡縣敬應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百五七

飭材庀工爲百姓計久遠其又能禁庚桑之祝以志無疆  
之說耶廩延故當梁衛之衝無天險爲限中原有事則必  
爭之地也正德時賊再至無敢鴈行頓又是受敵於寇也  
黃河經其南百流交匯時有汎溢嘉靖中淹民居無筭慘  
於流徙且受敵於水也往者襄土爲城土惡易潰苦于歲  
葺嘗議以甃易之難其費遂成道謀萬歷己亥歲中丞曾  
公直指使者崔公巡方詣其邑慨然曰夫邑之有城備盜  
出入與非常不利禦寇捍菑而督民與守是明以民委商  
也卽與司道定計屬郡守劉公郡倅孔君邑令劉君葺  
此具事而括帑餘數千以資費時直指袁公相繼至

贖鏹九百佐之司道而下各有差闕或告成事雖瑣如  
樓櫓櫺列屹然稱保障矣父老謂諸公爲德於延甚厚  
與建祠而尸祝焉家宰李公延人也屬余一言紀之余謂  
是役也諸公之爲延謀周也以歲月而爲千百世計延人  
之善自謀也以千百世計而忘其歲月之瘁也蓋力關民  
四肢而財關民心惟廩延之城官出其帑爲建不拔而民  
惟版幹畚築之是務及瓜而成不愆於素上實無傷其心  
民寧敢自愛其力佚使之民忘其勞矣忘勞之民生其共  
卒城成而民與偕安祠與偕存周思召伯魏祀狄公其情  
豈異哉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後之蒞茲上者登其祠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百三四

思其始庶幾哉爨土以鳩延邑而復峙饑糧嚴斥埃課章  
程修障垣恤菑沴備旱溢俾延之民無有滯心舍力以事  
其上使嚮之與延爲敵者皆頓於堅城之下則是祠也卽  
廣其俎豆先於前烈可也祠成廣袤凡若干武庭寢堂廡  
稱是詳勒碑陰以告後之人

明于準創建邵子祠記

召公封于燕燕之有召舊矣康節先生幼自燕從父古徙  
居衛之共城讀書百泉之上志堅思苦夏不扇冬不爐夜  
不就席者數不厥後再徙於洛邑遂定居焉是共城者先

曩昔讀書之所寓名安樂故址尚存而祠宇未備進

郡謀欲興創事竟未成後得文安那侯表爲守朝城  
爲宰暇日以創祠之謀咨之首可其議乃命工鳩材創祠  
三間於衛源神祠之右又肖先生之像於中成化六年九  
月經始次年九月告成僉謂是寓舊無碑刻懼事久而湮  
沒欲備始終傳永遠而屬記于準余考之先生重九日再  
到共城百泉故居有故園逢佳節登臨但可悲之詩又謂  
予家有園數十畝皆桃李梨杏之類在衛之西郊自始營  
十餘載矣以是質之則知共城爲先生之故居而洛陽之  
行窩乃其晚年所居無疑矣

明張熙劉公玉祠堂記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七

四百四十

宏治壬戌夏天官卿以急缺風憲事聞於上徵政績卓異  
者充之吾輝劉侯居最焉風憲乃耳目官振紀肅僚非侯  
之廉勤剛明鮮克勝任侯固不容辭矣士庶耆宿咸涕泣  
不能忘之曰輝卽古共城也邊太行之麓臨衛河之源雖  
山明水秀然上瘠民貧賦重役繁凋瘵久矣迨我侯下車  
以來施善政敷善教察民隱輕徭役恤孤獨尙素儉修明  
學校勤課農桑丁寧孝弟惇崇節義善者不幸而犯法雖  
大必宥惡者有意而違教雖小必刑利當興者興之弊當  
革者革之不抑於豪橫不避乎權勢蓋其心之所主者誠  
身之所行者勇所以仁風扇揚政聲洋溢暴傲屏迹柔輟

得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士風大振登賢科民口丕變歸  
身德頌白無負戴之苦差稅無包代之擾戶口益增詞訟  
益簡嘗檢荒沙堞金章等社見糧稅地畝數千餘頃爲水  
衝沙壓不堪耕作民多逃亡我侯憂民之心盛奏陳之言  
切奉旨可其奏寬免糧稅以蘓民苦居者益得安堵去者  
其歸如流凡嘉績善行福澤吾民者不能屈指而悉數今  
應徵而行輝民攀轅臥轍不能留故想慕其德容建爲生  
祠欲朝夕拜覩以垂憲於後云嘉靖己酉

明吳節百泉書院記

衛輝府輝縣西北有山口蘓門峯巒竒勝甲於汴洛宋邵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天

四百七

康節先生愛其清麗恒登覽焉結竹爲窩讀書之所山以  
此大著於世賢人君子咸以一陟爲幸豈直山水之是娛  
耶景先生之高風也代遠物移講之故址翳榛莽然其名  
與山俱不以窩而廢振也成化丙申予同寅張公文謹伯  
氏文搆以衛郡同知尋擢守於是邦視篆之始亟欲舉廢  
而惟恐後顧歲浸憂民劇於荒政而不遑恤遑乎瘡痍稍  
治戊戌秋八月按察僉事吳君伯通以提學至文搆首建  
其議吳君喜其重風教之本也若豫約而爲謀者廼白今  
大司徒李公時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至衛遂檄懷慶彰德  
倪顯焦顯二郡守輝邑知縣張麟合出所需方鳩材閭而

李公入爲侍郎東萊秦公繼之未幾亦遷去鴈門趙公年  
約復以右副都御史來撫中土益加獎勵選擇吉輿工  
其凸凹闕爲夷曠中構堂五間高二丈有奇廣五丈有奇  
深四丈有奇後堂室開東西齋舍五十餘間外樹坊匾曰  
百泉書院正堂三間祀康節先生周濂溪司馬溫公二程  
夫子東萊呂氏張橫渠朱文公張南軒許魯齋題曰十賢  
祠以姚文獻公樞寶文正公默醜享四周繪以高墀廳戶  
房廚祭器巨細備具始工於成化庚子春落成於壬寅冬創  
之者文撫而成之者郡守張君咨也嗟夫有此乾坤卽有  
此百泉何獨今日始顯哉實邵先生顯之也先生以內聖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元

四百五十七

外王之學與程溫諸賢同時倡道師友授受出於一源台  
而祀之宜也予聞文撫大父度父廉二先生相繼教於登  
封道化洽於人心至今祀於泮宮登封屬河南省內去衛  
無五日之程聲教相接文撫復爲衛守而文謹爲大方伯  
父子祖孫兄弟敷教於中州繩繩相續豫南之民漸張氏  
之德澤何其深耶今而建先賢以激後學蓋承道德之家  
法有自矣南國英發子弟讀書於此蒙張氏世澤之隆視  
立祠之功遡先哲以道德功業文章相淬礪於孝弟忠信  
禮義廉耻百世是師士君子行而民俗厚皆是祠政之得

入爲守令者綱而無之也

相爲無違張氏世德與百泉書院相承永久名教之  
光夫豈小補乎哉

明徐文溥姚公樞祠堂記

公祠輝舊矣而蘓門今始也嘉靖改元之春余與憲使張  
君天性巡河北登百泉謁公於祠饗之廟而去越六月再  
至公有孫曰泰持家集謁余願新公祠且曰縣西府館實  
故雪齋二石獸者故物也今大中丞劉公合茲土爲葺我  
先人祠宇是謀會遷去未果題碑陰大意謂植民生倡斯  
道爲公之大者云余於是謀諸張曰先嘗用言者祠公茲  
乃弗祀非曠禮乎雖耐饗十賢而未有專祀豈所以示崇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百廿六

率表勵之意邪夫祠旣屬公弗可奪也而歲侵民儉弗可  
舉也如何張曰盍以里中濬祠之不在祀典者改爲余曰  
善乃命縣丞詹焯稽之得俗名三官廟者於蘓門公故里  
也廟不知創建之始屋三楹門一楹繚以土垣介在路隅  
丞曰時惟淫祀祀典弗載淫祀無福先王所禁改而新之  
公私無費不亦可乎且值於茲豈神有以相之乎於是余  
乃易以今扁示專也檄於太守程君鵬督縣舉事速厥成  
也量費以像公卜日以奠位致虔也牒於姚氏子孫世守  
奉祀謀其永也祠成太守曰茲舉也其有合於禮乎諸勸  
諸石志始也壬午秋九月十有一日三衢徐文溥記

明李肅輝邑重修改聖祠記

啟聖祠舊制也自先代以及我朝酬功報德之地蓋夫本  
水源意也肅自丙辰承乏於茲初入橋門見其堂殿雖義  
嗣入講堂又見其棟宇壯麗論之曰此三三直指與督學使  
者歲時釋菜所嘗閱也由堂而後則啟聖祠笑見垣牆剝  
落屋瓦飄搖幾委神於草莽肅異何前後判若兩地或緣  
上官耳目所不逮耶嗟嗟吾之事聖賢以心耶以迹耶如  
以迹粉飾文具足已如以心則崇當祀者之身不若崇當  
祀者之心崇當祀者之心又不若推當祀者所欲祀之心  
辟富貴家大庭廣廈必不恐令其交繩樞甕牖况大聖賢

肅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百四六

乎肅固輾轉未安奈綿力何今歲春少尹譚公慨然以重  
修爲已任鳩工庀材鼎新革故凡一切土木瓦石米鹽苞  
料悉辦於囊橐之俸餘且時以身董其事甫匝月而煥然  
一新入其域者迥不知爲昔之啟聖祠矣公嘗云我輩竊  
聖賢餘唾享天廚祿有年矣今復借鷓鴣一枝棲官云卑  
是我負聖賢也惟是以中州三年之積酎予東海歷年之  
費卽以謝予不肖不能廣聖賢之教徒冰兢於此位者也  
實未敢有負聖賢也不能事夫子之門牆而仰體夫子所  
欲祀茲役也推其心以盡予心耳非觀美也非邀譽也  
於本本水源處得本本源源乎肅味公言而嘆曰惟誠



感神惟清足以孚民公無取於民而以之奉神神有不  
愛乎公有恩於民而以之使民民有不悅乎且敬所尊愛所  
親於周公成文武之德觀之洵善事吾夫子哉公諱曾信  
字省吾以明經起家山東之萊陽人時萬歷戊午伏初庚  
之日

明李濂輝字郭公澤建馬家橋上關記

嘉靖乙巳余西遊旋憇其城聞有歌於其野者曰衛水滔  
滔奔流如駛下至雲門逾十九里開渠一丈其清泚泚澤  
我秔稻三農欣喜又歌曰百泉混混其城之下水鳴石間  
不舍晝夜我侯惠民引流滋稼咸飽而嬉樂茲穰稔復有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百廿九

和之者曰其城之西卓水漚沸鑿渠引之以灌以溉宜我  
稻田厥利罔旣嘉名永垂惠而不費余聞而異之召父老  
而問曰胡爲有是歌也父老曰此邑令郭侯之善政也吾  
邑西南三里有鄉曰稻田所相傳昔人種稻之處國朝  
以前已有之矣自衛源而下猶有分渠遺跡隱隱可見緣  
山水衝淤墜畛湮沒荒穢沮洳不復可田以茲賦稅莫辦  
居民轉徙輝人甚苦之我侯首興地利以蘓困窮乃相度  
原隰至所謂稻田所奮然曰是非昔人種稻處耶吾引泉  
以溉之民食可足也亟白其事於諸上官僉以爲然  
吉興工計畝召夫刻期畢役上有衛源建立關口下

門約有十九里開渠濶丈許深半之川流沛然莫之能禦而渠之兩旁令民皆種稻吾民百世之利寧有窮耶此所以歌謠在塗而弗能自已也李子曰嗟呼天地有遺利則生民阻饑矣郡邑得良牧則養民有道矣昔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爲鹵兮生稻梁余猶以爲異世未之覩見也乃今躬觀郭侯之政而民歌之足以與鄴令史起之事並傳於後世無疑已使列邑皆得若人而爲之牧則民瘼其有瘳哉

明李容莊張家灣閘記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百卅七

邑治西偏跨山之陽地勢建瓴恒多水患蓋自雲門上一帶瀕河近壤沮洳卑濕被患猶甚兩潞淹沒歲比不登民甚苦之嘉靖二十九年分守貴陽欵公始於沿河諸要口創建石閘數道引水決渠以資灌溉而張家灣其一也歲月浸久湍水決齧故閘所在日就頽圯萬歷改元邑侯張公綰章茲土負宏敏練達之才敷優游愷悌之德服政未期百務振舉適見閘口崩壞有妨農業慨然以興廢補敝爲心卽召管河舊役分總庶工酌費鳩材卜期興事未兩月而績用告成其有成於吾民也甚大雖信臣之在南陽更起之歌鄴內方之於今殆無遠過矣公諱一通字汝達

號洙濱登乙未進士直隸寧津人

明寧時鏤改正黎公墓祠記

黎公子貢墓按志在濟之大伾山東南三里許卽今之張家庄是也此庄之中當時有杜姓慮官府謁祭之擾夜焚其碑而匿之且以子貢石像侈於伾山之麓麓下舊有邱巋然者相傳爲古塚而後世不辨乃以此塚爲黎公而歲時祭焉最可恨也萬歷庚寅秋八月余承乏是邑首詢其事而嘆銳意欲正之而會值其謫未可舉癸壬辰歲遂夙駕詣所謂古邱者披蒙茸絕巘岈進父老而問曰端木古坐爾有記知者乎時一老人孟博者年逾八十曳杖移前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百三十一

而對曰聞之前輩子貢墓在於此但今碑毀像移一望川原鞠爲茂草將何從而搜之且聞前代有發之者見其規模宏濶牆四周皆磚而色正赤其中隨墓之物業已盜去不知果可驗否余曰嘻有是遂命衆旁行四索數月不見方徬徨之際有人至役所戟冠編衣形狀甚異謂役者曰若尋黎公瘞耶地誠在是會當見之指顧間倏忽不見衆大譴駭以爲神踴躍赴工俄頃靈壙見焉役者忝報余偕僚佐師生往觀之果如父老所言鬱乎靚深規制異常下廉隅之端潔上離披而縱橫第發掘之餘無留藏深爲可痛爰有敗泐欵識奇古碎于缺劖周壙磚色正赤若塗朱

古今具... 卷四十七

明李一經創建文昌閣記

濬治左大伾右淇衛大伾厚重而安閑視南面浮邱若欲  
揖而抱之者然淇衛之界綿綿百餘里遶城一周而入於  
大洋堪輿家所謂玉帶水也顧其後無主山氣頗為不全  
濬大夫邵陽寧公嘗登大伾與鄉先生指點眺望見城北  
小阜實主之為境塹塹乖棄不毛願大夫捐輸之以成盛舉  
大夫欣然曰此天造也厚其值償而文昌閣於是建焉其  
築堅以厚其廣規以濶其高轟以聳其達洞以滄蠶之以  
廊廡扇之以門垣費不請諸帑役不及諸民經始於壬辰  
不潔香火無敢不虔春秋展祭品式亞於孔子其事之之  
禮極隆復率多士講誦其中而博士弟子以事闢大典功  
成非易走書請記於余

明王越重修長春觀記

濬之野有山曰浮邱山北有觀曰長春取邱真人號也志  
失詳或長春常憇息於是而得名也或又曰長春實未至  
濬人景仰長春而自名之也邑凡災疫旱澇皆禱於是禱  
輒靈應故邑人皆崇之然地近於山既僻且隘主簿陳君  
某乃卜城中散地而更新之經營有方不勞而就中為殿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四百十八

三閭前有門翼以兩廊輪奐之美聖塲之飾如跂如躄不  
豐不儉人皆以爲神相也旣來屬記於予予惟天以一元  
之氣默運於四時春而夏秋而冬固無一息之停然而春  
主發生萬物其風和其氣溫其日麗其情舒故凡物之大  
小高下莫不得此陽春之澤而光輝焉四時莫過於春也  
故觀不名以夏不名以秋冬而以長春名觀乎其無時而  
不春矣然何止乎一觀予方願一邑之人皆長春也何止  
乎一邑予方願天下之人皆長春也又何止乎天下予方  
願萬世之人皆長春也嗚呼春在天地天地不能私而真  
人取之以爲號真人亦不能自私而後人取之以名觀觀  
衛輝府志

卷四十七

記三

三

三二四九二

不能自私而歸之於一邑邑不能自私而歸之天下後世  
天下後世不能自私而復歸之於天地可見春亦不能自  
私而長在於天地間也或曰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欲其長  
春可得乎予曰不然夏不亢害夏之春也秋不霑露秋之  
春也冬不大摯冬之春也方今天下四時順亨萬物皆春  
而子猶謂不能長春子將和李白之賦而次鄒氏之管子  
吾恐子徒知春之春而不知長春之春也又惡知所以名  
夫觀

